

坂本龙马

司马辽太郎 著

第三部



坂本龙马

〔目〕 司马辽太郎 著

孙雅甜 译

第三部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坂本龙马.3/〔日〕司马辽太郎著;孙雅甜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3

ISBN 978-7-5442-5642-1

I. ①坂… II. ①司…②孙…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816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0-005

RYOMA GA YUKU <5> <6> by Ryotaro SHIBA

Copyright © 1963, 1998 by Midori FUKUDA

This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8 by Bungei Shunju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dori Fukud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坂本龙马(第三部)

〔日〕司马辽太郎 著

孙雅甜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黎遥 张苓 余晋

特邀编辑 朱文婷

装帧设计 王晶华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990毫米 1/16

印张 21.5

字数 340千

版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5642-1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 一 天下雄藩 /1
- 二 池田屋惨案 /25
- 三 禁门之变 /49
- 四 转变 /79
- 五 菊花枕 /107
- 六 神户遭难 /123
- 七 西乡奇谋 /141
- 八 元治之暮 /153
- 九 长州战云 /163
- 一〇 萨摩行 /177

- 一一 长崎梦 /187
- 一二 三都往来 /207
- 一三 秘密同盟 /241
- 一四 龙马遇刺 /265
- 一五 雾岛之旅 /287
- 一六 商社风波 /299
- 一七 幕长海战 /317

一 天下雄藩

“长州藩要起兵反抗幕府了。”

听到这个传闻时，坂本龙马身在熊本。还有传言说，浪人们也要与长州一同揭竿而起。龙马闻讯，即刻动身前往江户。

元治元年这一年的焦点，全在长州藩的动向上。如此悲怆之地，世上再无第二。长州藩一直以“毛利元就以来，首先提倡勤王之藩”而自负，眼下则趁幕末风云变幻之际在京都从事各种激进之举，想尽办法羞辱、反抗幕府，明里暗里发动还政天皇的运动。

被人拥戴自然没有厌恶的道理，天皇与公卿也不例外，所以最初他们对长州藩颇为友好。可是日子一长，长州藩的拥戴之道，借用时下的诙谐说法，就像是“丑妇多情”，多数公卿渐渐开始反感起来。

长州志士的做法太过血腥了。他们把砍下来的手腕扔进反长州派公卿、大名的院落里，或是写恐吓信，百般骚扰、恫吓。这种做法赋予了京都政界一种印象，他们开始觉得激进浪人的暴行都是“长州式的行为”。这些暴行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长州藩的庇护。在他们眼里，这已经不能算是尊王之义举了。最终，长州遭到彻底嫌恶。讽刺的是，长州人可以为了天皇舍弃性命，而最恨长州的人正是天皇。

元治元年正月二十一，孝明天皇向前来谒见的幕府将军德川家茂颁下诏书。这份诏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毫不掩饰的厌恶之情，甚至让人觉得把这看作天皇亲自向长州下的战书也不为过。首先便是这一句：“三条实美等公卿，听信乡野浪人言论，未察海外情势……”就在一年以前，孝明天皇本人的所作所为与他所说分毫不差，如今却翻脸不认人，一味地指责三条“未察海外情势”。

接下来又写道：“故意更改朕之令旨，贸然宣布攘夷之令，妄图兴讨幕之师。如长门之暴臣，愚弄其主，毫无缘由炮击洋人船只。如此狂暴之徒，必惩之而后快。”

可是最初长州炮轰洋船时，朝廷下发过嘉奖的诏书。此番诏书等于说，要惩戒因过度忠于皇室而陷入狂乱的长州。

不用说，长州在京都曾有过全盛时代，那时天皇亲信中的长州派公卿也曾视情形改写过诏书的内容。可如今时局一变，同一个天皇就颁下了一份颠倒黑白的诏书，这让天下作何感想？非但如此，这份责备长州的诏书，实际上是由宫廷新势力萨摩方面起草（起草者乃萨摩藩士高崎猪太郎），并通过萨摩派公卿运作变成了诏书。

长州人并不为时人理解，在世人眼中，他们是疯狂的。

可是龙马明白，他总是对人说：“长州人的心情，东国诸藩之辈是不会明白的。”

长州与朝鲜隔海相望。像这样与另外一个国家一衣带水的藩并不多见，所以，长州对于海外的感觉自然敏锐。事实上，后来长州因为幕末长州征伐等陷入悲惨的境地时，高杉晋作曾说过：“如若实在走投无路，我便拥戴主公与世子亡命朝鲜。”这种事情竟然脱口而出，可见离外国有多么近。

但在吉田松阴出现以前，长州一直睡着，从不参与国事。在时事敏感性方面，水户最早成熟。其次是萨摩藩，这个藩诞生了齐彬这位旷代明主，而齐彬调教出的西乡隆盛等众家臣，早已在时局中崭露头角。

这些姑且不论，长州藩突然涌现出一群群“志士”，进而发展到局势失控，皆始自松阴开设松下村塾，门生四处奔波。但这并非全是松阴的缘故，还有现实教训。

那是文久元年二月初三，此前一直在长州沿海航行的俄国军舰，突然驶入对马的浅海湾，在尾崎浦上岸。他们提出要求租借尾崎浦的部分土地。这显然是他们在中国惯用的一种侵略手段。指挥这艘军舰的是毕里列夫舰长，他听命于俄国提督里哈乔夫。

彼时，对马是各国争夺的岛屿，英国的企图尤其明显。英国军舰早已先于俄国军舰开始测量对马海岸，证明了其野心。俄国担心英国捷足先登，才连忙派出军舰。

三月初二，俄国军舰再次到来，还带了陆战队。军队在芋崎浦登陆后，未经许可便开始砍伐树木，建造兵舍，还向对马藩主提出：“借用浅海湾中之地，作为交换，我们给你们大炮。”这种哄骗三岁孩童的把戏竟也说得出口。

到了四月，俄国军舰丝毫没有撤退的意思。万般无奈之下，对马只好向最近的长州求援，派遣藩士赶到萩城，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不久，俄国陆战队故意策划了一场暴行，射杀了一名对马藩藩士，抓走了附近的两名乡士。正是从此开始，长州人开始对洋人怀有异乎寻常的敌意。

话说当时有一位奇人。他就是深受长州志士拥戴的来岛又兵卫，人称“来岛爷”。来岛又兵卫四十九岁，在志士当中最为年长。在整个长州，来岛可称得上上一言九鼎。

京都朝廷对藩主毛利敬亲表现出的背叛与冷酷，让又兵卫大为震怒。无奈作为勤王志士，又兵卫不能对朝廷动怒，只好将怒火烧向了怂恿天皇的“幕后”势力。

所谓幕后，一是萨摩藩，二是会津藩，三是中川宫、近卫公等亲王公卿，此外还有幕府要人。于是，来岛又兵卫宣布：“必须驱散京都的妖云。都说君辱则臣死。如今凡是长州的藩士，须得尽数下定赴死的决心。”他的想法是发兵直逼京都，武装请愿。

“如若朝廷不允又如何？”有人问道。

“唯有一战。”又兵卫慨然答道。

“那个老头子的血气真是让人头疼。”就连高杉晋作、久坂玄瑞这样天下闻名的激进派年轻家臣，也为又兵卫的激烈言论大伤脑筋。过不了多久，长州藩这个火药库就会因为来岛又兵卫这颗火星儿发生一场大爆炸，幕末历史也将陷入莫可名状的混乱之中。

正如又兵卫这个老气的名字让人联想到的，此人比起江户时代的武士，倒更像是战国时代的豪杰。在他身上看不到长州人的智慧和执著，更像是萨摩人。

他最初以武艺扬名。刚成亲时，他住在山口长门俵山町。一日，他把村里的五六个年轻人叫到厅里说：“诸位，我现在拍一下榻榻米。请大家以此为信号，试着来抓我，看能否干脆利落地抓住我。”

小伙子们认为这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他就在眼前，而且是一个人。一群人抓一个人有何不能？

“好。”他们站起身来，往手上吐了口唾沫，拉开架势。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又兵卫话音刚落，便“啪”地拍了一下榻榻米。五六个人小伙子吼一声，猛扑了过去。可是又兵卫已经没了踪影。他消失了。原来以掌击榻榻米，榻榻米腾起，趁此时钻入榻榻米和地板的空隙，便可将身体藏在地板下面。

又兵卫在筑后柳川游学时曾师从大石进，二十七岁便尽得大石神阴流真传。其后不久，便在山口美祿西厚保町开了家武馆，向附近乡村的藩士传授剑术、枪法和骑术。

但又兵卫并非只是剑客。他与吉田松阴交情甚好，松阴十分推崇这个爱玩笑又不乏率性的莽汉。

松阴对人的评议，长于发现人物的优点。他曾多次举荐又兵卫担任一藩之要职，书信之多不胜枚举。

长州藩的御用所，是藩的预算部门。由此可以得知又兵卫并非只是一介武夫。

又兵卫曾担任江户藩府见习财务官。那时高杉晋作、宍道闻多(井上闻多)等人在品川妓院大肆玩乐，每当钱款挥霍将尽，便立个名目挪用藩费。身负重任的周布政之助等人，常常会因为同为长州志士而故意放他们一马，但来岛又兵卫却从不留情面。所以，只要又兵卫在，他们便会叹息：“今天老爷子在，看样子是不行了。”

幕末的长州藩，在人才的起用上比其他藩更加开明。又兵卫连连晋升，任文书时表现不凡，先是被任命为车轿奉行，随后在大检使役任江户番手、同诸勘定见届、江户方御用所，甚至到京都出任负责与公卿斡旋的学习院御用挂，后来又回到藩国担任马关总奉行财务官等。这些几乎都是管银钱的官员，这也说明松阴对他的评价很准。

提起松阴对他人的评价，又兵卫和桂小五郎常常被拿来相提并论。

松阴在递给藩厅的呈文中，这样描述桂小五郎的长处：“小五郎，有宽宏之量，且有才气，乃温然可爱之人。当为密用、佑笔，不久可用于行政本职。”松阴在其他文件中又写道：“来岛又兵卫刚强，故有吏才，桂小五郎忠和，故有周旋之才。皆良吏也。”

又兵卫是由于有吏才被起用，到了晚年，他终于做回了武职这个本行。那

时长州藩的兵制变了，开始采用荷兰式兵制，士兵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只限于藩士，而是开始从农夫、商贩中招募志愿者。最典型的就是由高杉晋作担任第一任总督的奇兵队。

又兵卫被任命为游击军总督，下辖六百士卒，其中有不少各藩的浪人，以土佐浪人最多。又兵卫成了大将。这让四十九岁的他过足了武夫之瘾。

又兵卫的游击军驻扎在山口防府官市。这里面向三田尻湾，自古以来便作为商业港而繁盛。

气度宽宏又有武勇之气的来岛又兵卫深受下属拥戴。在游击军已组成以后，仍有许多农夫、商贩前来应征。他们说：“进奇兵队还不如投奔来岛又兵卫大人。”所以游击军被分成了各种小队，如乡勇队、市勇队、神祇队等。农夫编入乡勇队，商贩编入市勇队，神官编入神祇队。此外还有工匠组成的金刚队和猎户组成的狙击队等。

制服都是窄袖，唯独又兵卫在战阵之中常常身穿铠甲。这竟与他的气质十分相配，恰如一名战国武将率领着一支洋式军队。

各藩的浪人也加入了进来。军中大致有参谋、排长、伍长等级别。京都浪人浮田八郎、水户浪人高桥熊太郎就在这种浪人队伍里。

听说朝廷颁下了惩戒长州藩的诏书，二人便来到营部（大专坊）拜访来岛又兵卫。“来岛大人，您可知‘君辱则臣死’这个说法？”

“唯有如此才称得上武士。”又兵卫颌首赞美。二人便将在上方风传的责骂长州的诏书抄本拿了出来。

“大人以为如何？”

又兵卫顿时脸色铁青，不一会儿浑身哆嗦起来，最后凄惨地放声大哭。

“起草者是谁？！”

“萨摩岛津久光。”

“啊！”又兵卫的眼中闪过一道亮光，“原来是萨摩……”

“正是。我二人即刻动身上京。浮田去拜谒二条关白，敝人去见幕府阁老，定要让他们明了长州侯的一片赤诚之心。为此，不管遭受何种酷刑……”说到这里，二人竟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根据朝廷命令，除了藩府留守职之外，长州藩士禁止在京都逗留，一旦发现，就会被新选组、见回组斩杀。

“死也在所不惜。像我们这般新近侍奉主公之人尚且如此，防长二州必将

士气大振，主公的冤屈不日定会得雪。”

“且慢，老夫也要一同前往。”

“万万使不得，大人身份何等尊贵。”

“哪里顾得上这些。对，老夫要率领所有游击军上京请愿。岂可只让你二人送死？”

来岛又兵卫奔赴山口的藩厅，申请进京许可。其实他并非只是去请愿，他已经下决心铲除萨摩的岛津久光等“君侧之奸”。

其时长州藩厅由勤王派把持，虽然没有出类拔萃的人物，但论地位、资历，周布政之助可算是领袖。此人性情鲁莽、激昂，就连他都反对游击军进京。他的理由是：“一旦进京，便会被视作朝敌。”

除了来岛游击军上京请愿这种做法，藩厅还有人提出了另一个建议，就是藩公的世子定广率兵进京，向朝廷请愿。这个建议也由于周布的压制而中止了。“这样做只会正中幕府、萨摩、会津藩的下怀。他们正等着给我们扣上朝敌的帽子，好借助其他各藩的兵力围攻我们，来夺走我们的领地。”

他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将京都留守乃美织江以及其他潜入京都大坂的探子的情报汇总之后，得出这样的推测理所当然。

但又兵卫对此毫不理睬，他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时值新年，本应是喜庆吉祥之日，他却作了这样一首俳句：若问头颅何处去，且看今朝之春。

又兵卫已暗下决心，元治元年正是自己壮烈献身的年份。“大丈夫言出必行”，此时的又兵卫已经不管不顾了。

这些姑且不论，周布见凭自己的力量已经难以遏制，便拜见藩公和世子，想借二人之力挽留又兵卫。

藩公和世子大为震惊，他们知道又兵卫的性子。于是决定由世子亲自写下挽留的书信，派使者急送到又兵卫手中。世子定广认为最好找一个想法和又兵卫相同的人做信使，便决定派高杉晋作前往。

晋作年仅二十六岁便创立了奇兵队，担任总督，目前是世子的随侍文书，不仅承袭了父亲的俸禄，还新得俸禄一百六十石。他年轻，思想激进，性格古怪，若是在其他藩，怕是早已切腹自杀或者脱藩了，但是在长州，这样的人却大受优待。

“晋作，务必要留住又兵卫。”

既是受世子之命，晋作也无可奈何，只好立刻上马，出了藩厅所在地山口，南下四十里奔官市而去。时间为正月二十四的傍晚。

晋作来得有些不是时候。就在这一天，“来岛老爷子”说是要庆祝出征，带领全体官兵参拜了官市的天满宫，求了签。而且此日正是为期三日的祈祷胜利的相扑比赛最热闹之时。

“小鬼，你来做什么？”又兵卫完全不把晋作放在眼里。

晋作面露难色，道：“来岛公，我是作为世子的使者来此。请注意您的言辞。”

又兵卫无奈，只好漱了口、洗了手，将高杉引至营部的客厅。然后自己坐在下位，行罢一礼，展开世子定广的亲笔信，开始逐字逐句阅读。

信上写着：“勿要轻举妄动。如若违背藩命而举兵，将成一藩之大事。到时我定将劝谕队士，将你平定。”

“来岛公意下如何？”高杉的态度强硬起来。

又兵卫擦了擦汗。“臣谨奉手书，但……”他话锋一转，说道，“想要阻止老夫出征，简直是无理的要求。老夫无论如何也要去。”

“莫要耍小孩子脾气！若是现在举兵，就会中了幕府和萨会的奸计。来岛公怎会如此考虑不周？”

“糊涂！闯入京都的不是长州藩的来岛又兵卫。老夫会脱藩，以浪人之身进京。”

“没用。世人早已知道长州的来岛、长州的游击军。”

“晋作，你难道吓破胆了吗？”又兵卫突然大喝一声，“不要说些个看似深谋远虑的话。看来你小子新得了一百六十石俸禄，便染上了俗吏的习性啊。主公现在蒙受不白之冤，或许会在历史上永远留下朝敌的恶名。试问洗刷冤罪何需理由？一藩安危又何足挂齿！现在正是阻止留下万世污名的紧要关头。晋作，只有举兵！”

高杉想大喊“正是”。他虽然站在挽留使者的立场，本心却和来岛如出一辙。

东方渐白，高杉姑且回到了和官市近在咫尺的三田尻的客栈，他在客栈里躺了两天。他都想了些什么？恐怕是千头万绪，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第三天，就是二十七晚上，世子定广的近侍冈部繁之助来到客栈，督促道：“挽留的事办得怎么样了？世子让你回话。”

当晚，高杉抱着必死的决心再次拜访又兵卫。“我奉主命而来。完不成任

务唯有一死，这是武士的本分。如果您执意出兵，请先砍下我的首级！”

“不要白费唇舌了。哪怕被世人当作疯癫、暴力之人，也要为正义而献身。这才是长州男儿的夙愿。元禄时，赤穗也曾有人挽留，照常识行事。可是四十七志士仍旧依计起事。男人一旦考虑周全，就决不应该按常识、局势作判断，而是要按照大丈夫的原则行事。晋作以为如何？”

“正、正是如此！”

热血涌上了高杉的脸。

龙马此时在哪里呢？这一时期，龙马并不在防长二州。他辗转于长崎、熊本、大坂、神户村、京都、江户。从元治元年的正月到初夏，他奔波于各处。但不管身在何处，他都能听到这样的传闻：长州三十七万石一触即发。

不仅如此，幕府的态度，萨摩、会津的动向和公卿的言论、行动每每发生变化，就会在天下志士之间传扬开来。尤其是龙马这个土州激进志士的中心人物，总会迅速得到消息。

有与龙马志同道合的人提议和长州藩士一同起兵，龙马说了一句话，阻止了他们。“时势尚不需我辈。”

然而龙马终归也是时代之子。他尤其偏袒长州，对于长州最近的窘境，他是彻头彻尾地同情。一论起同情长州，他就会落泪，泪流不止。可是他内心深处却觉得：“即便如此，现在这个时候，长州是长州，我是我。”他反对长州藩如此轻率举兵。在他看来，这会造成内乱。看看大清的例子，就知道列强一定会趁乱入侵。

维新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恢弘的戏剧。只是这出戏并不是散落在各地的剧场分别上演，而是在同一座剧场的同一个舞台上演出。长州在这一时期激进的表现，引发了志士的起事，诱发池田屋之变，而池田屋之变又令愤慨的长州藩兵大举上京，从而导致了幕府的第一次、第二次长州征伐和龙马创立的海援队的兴盛。此为后话。

且说宫市大营中的信使高杉晋作和来岛又兵卫之事。

“小鬼何时变成老头子了？”又兵卫问高杉。

高杉的感情也终于爆发，思维开始活跃起来。这正是高杉天才的地方。“好，来岛公，”高杉道，“我从现在起脱离长州藩！”

“哦？你难道不向山口的官厅汇报一声，就要脱藩？你可是身负主命之人啊。”

“正是。”高杉考虑得比又兵卫还要深远，“我会沿海路脱藩，潜入京都、大坂，打探那里的形势。可否等我打探清楚以后再举兵？”

“好。”又兵卫点了点头。

高杉晋作逃离了长州藩。

虽说脱藩、逃亡乃是武士对主公所犯下的大罪之一，但对心志高远的高杉来说，这压根儿不算什么。

得出长州藩地的富海港，正巧有一艘驶往大坂的船要起程。高杉将剑揽在怀里，纵身一跃跳上了船，随即命令船家：“将我送到大坂。”

高杉作为一名革命志士所展示出的天分，在幕末算得上首屈一指。在幕末，出现了许多风云人物，像龙马、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桂小五郎）等等。但是这些人即便是生于其他时代，也会有用武之地，而高杉晋作则是一个只知道革命的天才。如果高杉出生在太平年代，或许终其一生不过是个整日烂醉如泥、只会给家人亲戚找麻烦的浪子罢了。

他身有为政、治军之才。这里指的也是乱世之时，在太平时期则完全派不上用场。总之，他仿佛是为发动明治维新而生的人。

不管怎样，没有复命就脱藩实在是异举，但促使他做出这番举动的则是来岛又兵卫的一通恶骂。

船穿行在濑户内海的海岛之间，一路向东航行。船上，高杉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了。这个天才总是凭感觉行动，虽然这种感觉在旁人看来很是怪异，但确实十分精准。真见识要在事中或事后再考虑，否则，只会失于油滑。

高杉如果只是一个有点小聪明的官僚，早就回到山口，向藩主和世子复命了。到时只要说：“来岛又兵卫的性格想必您也知道，属下无能，未能完成使命。”就此可以交差。但结果是来岛又兵卫和他的游击军必定会集体脱藩。

船里的高杉仍然在思考。他认为，来岛又兵卫式的爆发无疑会葬送长州。在这一点上，世间恐怕再也找不出像高杉这样看似离经叛道、实际慎之又慎的沉稳谨慎之人了。但是，他的想法又有别于那些因循守旧、敷衍一时、对朝廷和幕府逆来顺受、只知道息事宁人低头认错的藩内庸俗论者的主张。他的想法，

是要让长州藩通过武力从幕府独立出来，割据一方。从最终的结果来看，长州正是按照高杉的主张、预想和方向前行的。不，也可以说是在迷失方向以后被时代的浪潮冲到了割据的岸上。

高杉晋作来到大坂以后，便投奔土佐堀的长州藩府。藩府的留守职宍户九郎兵卫老人吃了一惊。“莫非是脱藩到此？”

“正是。”晋作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宍户老人了解高杉的为人，所以并没有把他当做逃亡的罪人对待，而是赶紧把上方的政局告诉他。

日后成为第十五代将军的德川庆喜，目前在京都辅佐将军家茂，可谓三头六臂，手眼通天。他的为政之能令人敬畏，被尊为仅次于家康公。他雄辩的口才，可以让平素伶牙俐齿的公卿大名哑口无言。说到个人喜好，他酷爱西洋事物。而作为官场中人，他则彻底地拥护幕府。

庆喜的出生地，却是水户德川家这个攘夷论的发源之地。

“正因为如此，他并不赞同幕府那种软弱的开国论，而是主张攘夷。由于主张攘夷，似乎是同情长州的。”宍户说道。

这些消息都是从桂小五郎、久坂玄瑞等人处获得。他们悄然进入京都，为长州藩能再次立足而大费周章。

“桂小五郎还说，对我藩的处置现在有放宽的可能。”

这只是桂小五郎的主观推测。其实幕府已经对关西十一藩秘密下发了长州征伐令。宍户也听说了这一传闻，已拜托京都留守职乃美织江去调查消息的真伪。

“无论如何，即便要讨伐我藩，目前也只是在内部商议。京都的政局十分微妙，如果又兵卫率领游击军闯进来，无异于把火种扔进火药库。”

“桂怎么说？”

“他主张要慎重。越慎重越好。他十分担心家乡起事。只要找到借口，幕府甚至打算消灭毛利三十六万九千石。所以为了长州，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否则就是最大的不忠。”

“总而言之，”高杉换了个话题，“萨摩的岛津久光是策动毁灭长州的主谋，对吧？”

“看来是的。”

就在宍户老人下意识点头称是的一瞬间，高杉拿定了主意。他决意去刺杀

岛津久光。

久光虽然不是萨摩藩主，却是藩主的生父，辅政重臣，在藩内外享受着和藩主同样的待遇。此人唯我独尊，总是想通过在朝廷和幕府之间进行斡旋来提高一己威名。他表面上主张公武一体，内心却对幕府十分轻蔑，盘算着有一天可以凭萨摩与幕府抗衡，至少目前他已经做好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思想准备。也正是他，对西乡大为不满，两次将西乡流放孤岛。

“总之，”高杉对宍户老人道，“来岛又兵卫不是我这种黄毛小子可以应付得来的。”

“竟然还有你晋作应付不了的人，着实有趣。但若是那个又兵卫，倒也有可能。”

“不管我怎么费唇舌，他只是一口一个小子，完全没办法与他辩。所以我以为，还要请您宍户老人家出山，或是请在京都打探情况的桂小五郎、久坂玄瑞亲自回一趟长州，将上方的局势亲口告诉他，断了他的念头。除此之外，恐再无良策。”

“你也可以胜任啊。既然不惜脱藩到此探察情况，为何不立刻返乡，去劝解来岛？”

“这个嘛……”

高杉笑了笑，没有再说下去。他来到了大坂，怎放得下心中的大事？那就是杀人。

他要杀的这个人，就是萨摩的岛津久光。

岛津久光，又名三郎。他虽然无官无爵，却成为了萨摩藩实际的领导者。本来没有品爵的人在幕府、朝廷是没有席位的，然而岛津硬是通过使计，先是弄了个左近卫权少将，后来又得到了左近卫权中将之职。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可以不择手段。

萨摩藩的先代之主，当是幕末一等一的英明藩主岛津齐彬。齐彬声望威震海内，可惜在安政五年突发疾病离世。他在弥留之际，曾将同父异母的弟弟久光唤至床前，留下遗言说：“家业就让又次郎（久光之子）继承。他尚年幼，由你来督促国政。”这条遗言，让久光成了萨摩藩实际的主人。

久光并非平庸之辈。与其他各藩主相比，无论是政治上的见地还是气概，都豪不逊色。可不管怎样他毕竟无法与齐彬媲美，齐彬若是凡人，久光只能算

作泥人。可就是这个泥人，偏要学齐彬的样子，以“大名志士”自居，想要利用萨摩七十七万石，在幕末风云里争得一席之地。

已故齐彬公生前受重用的家臣也大都对久光这种不自量力的举动十分不屑。西乡等人就曾当着久光与旁人的面，骂他“地五郎”。在萨摩方言中，“地五郎”就是乡巴佬的意思。

可是谁也没料到，这个“地五郎”率领萨摩的大军进京以后，竟然博得了天皇的信任，被用来牵制长州。孝明天皇极端佐幕，“地五郎”便也顺理成章地迎合天皇，变成了佐幕论者。

长州藩在大坂的藩府面朝土佐堀川，外围是一道庞大的铁墙，从常安桥的南端向东，沿着河岸矗立着。

“我出去清醒清醒。”

高杉说罢，向河岸走去。他下得石阶，在河边蹲了下来。

丸龟、德岛、柳川、姬路、岩国、明石、广岛等藩府在河对岸排列开来，和长州藩府一样，都是黑漆漆的土墙仓房式建筑。

高杉掬起一捧河水，洗了把脸。许是涨潮的缘故，河水有点咸。

高杉感觉背后有人向自己靠近。转过身来，发现一个十分精悍的武士正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俯视着他。此人肤色黝黑，双目炯炯有神，身穿印有家徽的黑色和服。虽然是朴素的棉服，但从衣服上看似能划破手的一丝不苟的折痕，可以隐约猜出此人的性情。

此人便是土佐脱藩志士中冈慎太郎。这段日子他一直寄身于长州，组织浪人成立了一支忠勇队。由于京都局势不断恶化，他便动身东上探听消息，频繁奔走于大坂、京都等地。他是狂热的讨幕论者。与那些流浪志士的空谈不同，他的理论颇为缜密，对现实的观察也十分敏锐。

以前龙马在千叶武馆学艺时，中冈在桃井武馆习武，二人极少会面。中冈可称得上是半个长州人，与高杉更是莫逆之交。

“来了？”中冈问得干脆利落。

“来了。”高杉几步登上五级石阶，走到中冈站立的门前的道路上。

“聊聊吧。”中冈拍了拍河岸边石头上的灰尘，盘腿坐了下来。

脚下，河水卷着秽物向远方流去。高杉讲了长州藩的局势，中冈则谈起京都的形势。